鐔墟堂摘稿

鐔墟堂摘稿卷之九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記一

南京太僕寺題名記

國朝馬政統於兵部而復設太僕寺專理之所以重專權脩牧事也先是江北諸郡縣限於長江馬至京難又滁介江淮多山山下故多曠土饒薦草莽水泉利可牧故

聖祖於御極之六年建寺于滁領滁陽等又八監驌驦等羣

十八辟二十八年省牧監屬有司置管馬官於是諸郡縣馬印烙點視悉至滁及永樂以後定都于北天下大政悉從之惟留坰如故凡兩淮及江南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竝無軒輊其審謨豈不淵深矣哉自弘治四年言者論其非便馬遂不復至滁印烙凡官寺者目爲閒局點視賠補類習文具民又墮窳不務孳息至文學議論遂謂地不宜產欲併去種課止照丁畝朋銀買之於民以充歲額非

聖祖赫然臨之不幾於紊成憲耶夫陰陽生尅之道無處不然我

聖祖御龍媒起淮甸駐驆滁州及馬首所向雍楚爾莫汛掃胡氛莫不震鑠迄命孰非滁產也哉既天下一統巡狩幸滁親定寺址援唐元亨爲卿至製裁條約燦若琬琰豈無見於滁耶百餘年來廢弛日久不講尋其故以求孳生至欲廢牧課銀買之於民彼民間所産類非天設地造而豊於民畜於官可不深求其故乎邇者三邊多警比歲告乏雖部

檄交馳徒椎肌竭髓而不能償是可爲明戒矣故某等不自揣旣奏復舊制又同寺丞東坪徐君賓陽熊君等詮次其名氏爲一碑庶官寺者知其顛末脩舉牧事非徒具冗員寄輿六一風度而已也則於捍外衛內之道未必無小補云

順天府尹丞題名記

京師古設內史漢改置京兆尹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其地居轂下憑城社者類橫恣挹法加之五方胡貌湊集緣爲奸市雜糅風靡所及恐萬國取

則故唐宋以來選遣皆人望尹或以親王爲之小事專決大事則稟奏受成旨者刑部御史臺無輒駁異蓋肅清京師鎮撫畿甸必隆重其任有若此

我

聖祖定鼎金陵稽古設應天府置尹丞等官司輦轄至

我

文皇龍飛北京卜遷都改北平布政司爲順天府於永樂六年先置尹丞等官如應天以後遂爲都輦重職延今百有五十二年典守定於

聖謨著赫然具在而年久法弛事變叢生一切徵派和買之類干拂中禁出於繩限部臺往往以勢下誘而一二養望自全者漂不敢詰積為民蠹間有挺節廷諍以肅清鎮撫為巳任則云生事沽名九原可作安得起

國初名京兆與之論職守也哉確山受齋劉公總尹務鈞陽穎谷馬公以丞副之慨然有槩於中思法前脩表京師因閱碑刻多訛逸復蒐輯增次具其姓名籍貫及歷官大畧鐫之於石請記于余余惟

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官氏使善者知思而慕之因以久其善惡者知指而嗤之因以久其惡凡以示懲勸策事功也況自昔京兆行事得失載之史籍萬世可鏡又不徒爲一時四方取則而已唐人諺云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熈熈具瞻允若言敷政寬嚴不同其以治稱一也又云前尹舉其綱而太簡次尹綜其目而太察後尹毀常法而取一時之聲言寬嚴失宜均之爲世所譏今二公坦易相符政不務苛細而繩檢截然人方以赫赫熈熈

旌譽遍又即其所刻於石者時觀省焉孰爲責心勵世哉豪右子孫庶如趙張在漢吳許在唐包范歐陽在宋毅然思齊如樞衣侍教於一堂則彈壓所加奸宄斂縮而仁惠沾濡民若更生自足以重京聲則四方矣逵之畿輔相與歌頌曰前有某公後有二公固不待覩石刻知名而聲稱不朽將與古名京兆並傳彼惆時巧宦如仲方孫幹之脂媚尹丞不輯如行餘栖楚之相詬不無其人而直以爲戒獨非成事之師也哉愧予前尹順天不足爲

後人景法而附記于此亦竊與載名之榮云

吏部文選清吏司題名記

周官設大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至掌辟臣之版各數辨位以詔王馭則司士職之是銓綜流品以參六典肇自成周遠矣魏晉以來選部首諸曹郎非功高者不得選其拜有讓表禮等列卿號爲典劇

國初吏部分四子部首總部後改爲選部至洪武二十九年又改爲文選清吏司定郎中員外郎各額

一主事額二其職守有類選有抄選有改調有保舉有推陞而論官材稽簡繁登損益辨年歲別班秩定品命之類法式畫一視司士所職尤爲備云司故無題名嘉靖十一年吕崇德諸君撫次金公純以下若干人鐫之石至今碑溢繼者不可續陽珹及泉王君潼川一梧方君秀水盤泉卜君吳江少泉吳君謀重立之正其遺舛用垂不朽以記見屬予惟刻石題名將以章往開來示勸省也大宰以人事君所提者綱領而微曖易淆詭偽難把所

頻品藻盡分部無留事者選司也秩雖列諸曹郎而佐大宰出治實世道升降所係跡漢唐宋上下數千餘年其間整風俗理人倫以銓存著稱固不假名之存亡而名垂史冊後人仰慕不能已是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者非虛語矣

明興百有九十餘年居是司者無慮百數十人然得其人則選法清非其人則異議生而人材隆替恒必由之故蹇忠定得一鄭南城百司服其精密王文端得一李文達遂奏罷廷薦競風頓息李之四公

均爲名臣繄後振職有稱與譽者相望而名實乖爽爲後人指摘亦槩有之非得失之林可以考鏡矣乎昔人論典選如持衡輕重在手掌之以崔湜則私吾取以爲戒掌之以宋璟則公吾取以爲法及泉諸君嗜古尚友見歷代名吏部恨不身親見之兹聾若在前閱姓氏而品騭其行事即李鄭諸賢而尚論之孰爲當公亦然宋璟其人則拔才易俗事業遠大實基於此後之繼銓者觀慕思齊亦如唐人取璟爲法固不但如李鄭稱賢而已彼負官

常而甘爲浞行者不惕然代徳矣乎愧予昔叨選司不知景法前修因諸君不鄙而借爲之記實以識自省云

重建烏程縣學記

烏程有學舊矣年久棟宇轇轕敝患剝蝕日滋榛蕪漸傾圮丹陽荊君文炤以進士知邑事文學政事爲士風所信服每朔望謁先師孔子畢進諸生標示要領使不迷趨已而嘆曰此地爲吳興首邑山水清嘉賢才輩出而學校弗飭士失瞻慕豈所

以敦本敷化哉迺不煩衆動民捐廪餼贖金鳩工庀材撤而新之首先師廟次門廡及明倫堂與夫祠齋廨舍門垣庖廪莫不畢治於嘉靖四十年四月二十日落成適侍御印川潘君巡嶺南回道介狀來請記風勵多士予嘗覽古今學校有感於人才興衰之機矣三代盛王自王都以及閭巷莫不設學育民一歲之中冬夏習禮樂春秋治詩書必九年視其成四十試之仕豈徒以記誦詞章爲哉因將薰陶其德性充拓其才猷適乎天下國家之

用而已周衰教化陵替風俗頹壞孔子生當春秋末造非有司樂之職推明王道與弦歌數千人者私相授受而洙泗雍容與非王佐事業使得遇三代盛王其綏來動和之化為何如也兩漢而降學校為虛器假明經以規進取無復躬行致用之實至宋有滕宗諒知湖州事請胡安定為教授安定懲士習尚文詞趨祿利教以經義時務蓋求明體達用不悖孔子之道非判然為二物也故湖學冠東南秀異之士出而為政多適於用今烏程為安

定授教之地其規條風聲田父野老猶能誦之況多士得於仰止者其能不由安定之教以明孔子之道乎孔子之道其詳載於六經而實著於人心本孔子之心以明道則可以憲六經本安定之心以敷教則可以學孔子茲廟學煥然一新責於李止登堂釋奠如親申申夭夭之容退而展經誦玩會攷考槃如樞衣問答於洙泗之濱使因經印心因心殖學脫去凡陋直趨高明則成德達材當與古哲同科不徒以經義治事見稱安定之門而已

矧學校之興關乎氣運矣於宋室實見明道間欲
顯湖學示四方故生滕守祚與於上使安定得施
其教
聖明以先王道德禮樂造士非宋室可比擬其萬一而
烏程所產多清流吉士乃又得劉君元若
德意推誠誨育是以滕守之任翳安定之教孔子之道
庶幾賴以不墜由之出其門者學有本源用適天
下使人皆曰湖學盛東南自安定以來于今再著
則峴山爭而出雲川趨而近鍾靈炳異將無名世

者在於庠序之間卯子昔視浙學深愧身教不足以率士知荊君政知所重而爲之說欲多士先立其本以自得其志益知明經之果不爲無實用也

重修巡視蘆溝橋行臺記

蘆溝橋扼京師西南三十里水陸輻輳爲萬國通衢

國初就橋東置局推税至成化庚寅

特命監察御史巡視豈徒專局務也裁姦闌市逆

帝城多要人挾勢撓税不可詰撥而畫者猶猾又盡爲

奸蠹故付之臺臣者以其職要易振也君東故有行臺年久圮剝院垣傾圯將壓焉至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秋七月少源張君以內臺出視顧而嘆曰異哉是風紀發軔之地而忍頹圯至此耶昔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君子稱其識體單襄公道陳見司空不授館而譏其失政必削今蘆蕭橋爲權商首關吾輩巡視於斯不徒所館已也又臺面通衢萬方玉帛由之以達於朝使頹圯不葺是蔑王章損憲體非所以示則於天下也豈無壞單襄之嘆

耶迺擇日庀材鳩工撤而新之中爲院堂列兩廡前爲大門次二門後爲退室列廚舘又增亭榭一間規制煥然改觀既落成予往造焉宜告之曰夫官爲臺臣則天下利病皆當問况君臨劇縣觸目擊心皆足起攬轡之興時當大水橫流懷岡嚙堤行旅阻絶與夫風沙拔木瘠瘝梢梳將不痛惻民瘼而思以拯之乎及查稅額知桴筏薪炭藁秸諸料視先年不及十之二而滿目蕭條可例其餘寧無寬一分之賜耶是君此舉不惟行政有地可清

宿臺宜幽隱必案而閴靜不患其不宣矣異日出按方岳入總臺綱不於是乎基耶必源躍然曰題哉此予患所以自効而姑試於此幸爲我記之求後無負於斯言不亦可乎予不敢以不文辭遂次其事於座右以告來者必源名九功沁州人由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嶄然遠到可期此特爲之兆云

工部尚書侍郎題名記

明興稽周制革丞相設六部分治工部卽冬官之任也

部之長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爲肯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各聽其成禮稱冬官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今部總政令如

朝廷營建

乘輿服御藩封四夷發予及營備衣仗宮府耕藉庫財錢幣各衙門繕治與夫天下河漕閘壩川瀆隄防場冶塘濼竹木草蓄布縷毛革至纖至雜靡不隸焉視昔號爲繁冗自

成祖定鼎北京以來天下人安諸司各循常職猶易辦

遣逸

今上御極肇建四郊

大廟百度煥然改觀茲者祗承

昊眷重新　朝堂闕門

壽宮凡禁籞祟祀各殿宇并陵寢橋梁城池苑囿廨

琉璃等河諸大役皆一百六十餘年至今再見某

以踈懶俱叨

簡命提督其事深惟宇內兵荒物力大詘不忍征斂傷

民題行各處輸贓罰助工并關事例濟用又專干

中侍虛冒百出一切躬自稽核使中侍不得干預
皇鞋雖賴
聖明照臨而成巳於怨府者甚於宋尚書豐稷之疏矣
又
國家歲額有限通算相仍此年內府不時題辦物料
各邊運價巧請軍器浸多初制計所出踰所入十
分之二三其勢尤為難處昔唐人謂尚書言動司
否屬人耳目固不專於率四屬程百工脩位冬官
而已某涼德無能為部增重徒以身率衆於遺奏

問執

舊典裁損其數不敢辭怨徇衆欲而

祖宗成憲與天壤俱存所頋世世恪守求杜濫觴之漸者豈惟今日已哉惟工部改置道北京肇自永樂十八年因與劉公伯躍朱公衡閔安福趙公璜舊碑刻姓名查自十八年以前行政在留都者不書只第其年籍官履重鐫之于石其賢否得失森然具在後之君子莅政于斯目名氏而有感焉不徒飭材辦器為能亦思所以安

國家阜民生庶幾刻石之意亦賴垂於不朽矣

總督倉場兼督　西苑農事題名記

我

明應運御世稽周官設六部分治而邦賦隸戶部尤稱劇要自永樂十九年都北京六政悉歸于北至宣德五年因在京及通州并象馬牛羊等房倉場粮料草束各司屬出納繁夥非專設總督大臣不可

勑涇陽李公昶以戶部尚書帥屬司計至正統十年又

令兼督臨清徐州淮安等處倉糧凡以重事權裕

國用也以後尚書侍郎各以資叙不拘其官惟其
人遭逢
今上御極中興躬籍田先天下於嘉靖十六年又
勅督理西苑農事視前益加重云舊總督題名附刻户
部碑中至是少司徒陽城及泉王公感責任獨專
惕然思振其職乃嘆曰積儲爲天下大命是可玩
愒爲耶初設總督以來有中官監理緣爲奸市猝
難絕律令頼
聖明獨斷裁革殆盡可以自効無所綦掣及查歲運額

四百萬石先年樽節可備十年用各項徵價亦不
下四百萬餘兩邇因宇內節告災青改折逋負相
仍加之邊鎮奏討歲溢常額計今倉儲僅可支二
三歲庫亦不踰二三十萬餘兩不於此時曠然懷
遠猷清弊源豈
朝廷專任意耶於是約束諸曹屬以身綜事出納經
費各有程積猾無敢弄手既乃採李涇陽而下諸
總督姓名籍里及歷官顛末刻之于石屬予記其
事予惟大臣掌國賦秉勤則可以勵下核實則可

以去浮觀昔人於計儲曾何重念之言是故錢穀爲俗纏其弊非一日矣故杜預籌國立五十餘條事事躬親計析秋毫吏畏如白日韓忠彦因入狹用廣務裁損耗冗而歲計不竭此皆卓然有聲度支爲晉宋名臣非取辦文具已也歷稽從前總督諸公繩繩相禅者一百三十餘載其行事得失昭然在人耳目豈無秉忠體國留心於積儲如杜韓其人者乎有而刻之甚於旂常之載焉固可以自勵尚素行或愧於杜韓而亦附名於其列是亦鼎

象之鑄也不可為求戒矣乎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及泉昔為選部郎取前人自鑑人皆稱為名吏部及聚歷坰寺尹順天所至砥行宣庸為不朽業聲籍甚茲又鑑前人總督行事身先司屬居其要會使之爭相師法相與除害剗弊實財源而利國家則德澤綿長如川流方至詎稱奇於轉節播芬於聚米也哉予方慶總督得及泉為國華之選於是碑也ㄧㄧ杜韓名位功業實基於此因述而紀之庚紹公者取則不遠於國計未必無所補云

介軒記

昔孔子嘆中行不得與而思狷者夫不屑不潔之行非有奇節異才雄步一時而孔子思之獨拳拳焉何哉蓋自王道缺而士習擾炫才負智者類尚通易渝緣詩書爲揩性靈之具於勢利所在如焚熾然不至靡滅不止甚或亡義廢倫鮮顧名法而舉世靡靡然從之則孔子有取於狷者其所激者深矣夫春秋之時去古未遠猶以狷爲難得況習俗日趨於下能不懷孔子之所思者而有望於今之

世耶吾曹豈故多獨行士而遁跡晦用不爲搢紳所表列適舅氏石溪敘若祖介軒翁素履何其悉義利甚明翁姓涂諱昕字宗文年十四失怙折節讀書不甘漫落弱冠補府庠弟子員有志掇督學黃公仲昭雅器之三試鄉闈不第乃翻然自省曰窮通有數志貴自定使於義命之際不能了析猶之皂白淆質何以別色而舉號耶每日讀書暇獨閉門焚香獨坐檢點身心不蹈非徑遇朔望潔衣整巾祇謁祖父祠如事生然又割田供祭無廢禮家

故貧見族有窮乏者輒推餘槖之惟恐後御子姓恂恂無遽色動誨以友讓於紛華靡麗可喜可愕之形交錯於前浚然視之不相入或里中有豪橫昌賄好積實無厭者則蹙眉而言曰嗟哉是何異鳶之攫肉爲耶以是終翁身不淄一毫非義錢而人亦以義服翁嘗先隴在倒岡被奸隣侵盜卽憤然令於衆曰是可已哉已則無先人矣力與兄拙齋翁白之於官必復隴乃已故識者又稱翁行廉氣直亢而不徇辟諸鋒戟利劍遇敵則鋒見而不

輕於一試謂之介也稱情嘗觀孔子於及門諸賢言語如子貢必進之以行已有恥甘貧無慾如原憲又稱其爲難是不屑不潔之行在孔門可數也今風靡波動之餘視刖詭脫俗然以爲矜凡狹盛氣而決於目前者奔恣橫放滔滔皆是翁獨能以介自持不濡溺其中是雖生於末世無緣爲孔子徒而分辨之心亦無愧於狷者之行矣使孔子見之其所取爲何如也諺曰虎易獲克己難予方以孔子所思者屬望於今人而喜聞翁介可以風勵

後進用是表而記之以寓附思循之意云

金沙許氏祠堂記

許氏世出高陽唐士有諱儒者不義朱溫自雍州入江南儒孫規轟宣歙間遂家寧國金沙里子遂遜逈孫元會俞仕宋以孝友稱載在郡志歷隆興紹熙以來曰和曰倬曰偉曰邵曰宗鑄鍾崇果山曰宗智曰宗仁治爐十里廟其鑄姓名年月存至今舊祠祀自規公始元末遭兵燹六世祖諱昌當菁苞九世祖元一八世祖庚七世祖思賦木主藏

之山中人我

明始出涵濡二百餘年蕃衍日盛為寧國巨族有三峰

先生諱萬相者尹巫山致政深惟先祠久燬無以

尊始萃涣愴然在懷與永寧二守萬里茶陵二守

萬祥等聚族人卜世居之東乾山巽向中為堂三

間扁曰光裕東室祀先世賢行西室祀先世仕籍

堂後為寢室奉安神主兩旁列庫房貯祭器堂前

左右為廊房及門屋環以崇垣輿如制肇建嘉靖

丁未六月至癸丑四月落成稽古小宗法中祀規

公者本始遷也侑祀元一公者重木主也祭從宗
子家訓禀族長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展祀族人
各以祖祔食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族長向南
坐舉

國朝教民榜文訓族人又申明家誡凡十三事關風
教有犯此者不得入祠訓畢令文者書闔族一歲
生卒及書別善惡及改行者示勸懲以㬎許氏子
姓無不薰然化之以敦厚稱祠作未竟右三峰去
世有子汝驥今官武選郎中因得假歸念三峰志

在宗祠求予記其顛末盖以光前德迪後裔也予聞許氏世譜有臨川王文公敘之而園又得廬陵歐陽文忠公爲記皆吾鄉先進名筆非踈陋所敢比擬竊惟君子律身振宗祊有如作室然夫善居室者爲子孫不拔計必審度基址廣輪中度由之集群材積累締造加以黝堊鏝圬斧藻煥飾而後其搆以壯其文以著規公首宅金汝辛勤立門户誠爲善創基者中間幾代系幾變故幾與替頼元一公延一脉如線而昌富公能抱木主於顛危中

使爲許氏後者曉然知其身之所自出亦無愧於
肯構乎矣至三峰又義切承先闢祠報本求聯屬
乎一族非心祖宗之心而光大其締造之績矣乎
大峯翁之德通於神明非可以私龔者徵者規公
有厚德爲天所佑故慶衍由裔奕世有耀今三峰
居官居鄉素行可對神明則食報於賢孚而發祥
於雲仍固知川方至也凡族人登斯堂得之於虔
享者相率重本敦倫式穀其子處者以禮讓成風
仕者以忠義樹業則子孫賢而族人益大矣不世

世知三峰之食報也哉予昔司理寧國知許氏一門多善人卜武選君建鴻鉅之業無疑也今於是舉為記其事使許氏世世載德濟美知所以尊始萃渙之道則亦不必待歐王之文而為許氏重也

吏部驗封清吏司題名記

夫驗封清吏司者古執秩主爵之官也自隋改為司封歷唐宋相沿不改

國初循古制司封次選部至洪武二十九年改今名定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凡公侯伯封爵及

職官封贈

誥勅應敘散官并吏役參撥諸司勘合除授須知諸政令並屬掌之而辨其功次等其高下多寡殿最與夫事有可否持成憲裁決於尚書侍郎擬奏天子俟報可施之内外要求定國是存典章不徒寵左曹之秩優主爵之名而已昔唐有楊發為司封員外郎直聲聳乎朝端請托自息宋除王祖道典封為郎凡宗室親王相戒弗敢犯是職守所重從古號為要秩而名器之克慎以任在得人也我

明衍祚二百年于茲封爵如開國靖難諸勲臣名鑄鐵券俱裁自

二祖由宣德正統以來叙功定爵必削平僭亂功存社稷始得世襲間有一二權奸冒竊大寵不久褫奪其他封贈叙蔭事宜勤稽倫理析極精微非可以智徼倖干於此仰窺

聖制畫一如日月照臨而前此諸公謹守至今不敢毫髮易者亦可以趄踆思矣語有之不學為吏視已成事言成事蓋足視也洪洞似齋晉君安陽遂渠

劉君晋江羅泉劉君以時髦並萃一司閒居誦詩讀書尚友古人恒以名節勳業自礪及閱碑刻稽古牘如李文達之經邦王陽明之戡亂蔡虛齋之理學畢新城之清介其人雖逝其聲尚存較之唐宋楊王二司封可曠世而相感也時切仰止而取善爲師則任大握重紹前休而光奕世者實基於此詎啻提英擥振逸響稱名司封已哉予寡昧由本司主事筮進遍歷諸司昌忝至今官有愧文達諸公多矣嘗諾諸君之命而記其事庶幾知所以取

詎云

鐔墟堂摘稿卷之九終

鐔墟堂稿卷之十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豊城吉和雷禮著

雜文一

擬答呂相絕秦書

不穀僻處西戎日邊鄙蠢蠢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及臨見蔓辭文致我罪是亢不衷孕怨府也敢無辭以對昔我穆公辱獻公婣盟協戴不啻三恪至驪姬搆亂二貌奄劉羣子竄越晉如弁髦穆公大懼姻社顛隕集惠公以綴斷紐且屬貫君與納羣

亡凡以蔭本根也顧萌昏弗若縱尋斧焉使其首不瞑亦既請罰自天矣況河外列城既許背之我嬴志在恢亡其焉置利會晉荐饑乞糴於我穆公慨然輸粟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閔閔然無幾報施反聽虢射郤芮為厚寇是欲盜賊我也穆公不得已有韓之師雖然妖夢是踐豈敢以至即改館晉侯牢使歸糞除宗祊及晉饑仍餼之粟則是我克成大勳也不然乘信背鄰君其悔是邪著大夫請耶惠公蓳冤懷公禁從亡人軍于廬柳文公

枵然孫羈倚廟為命穆公不憚躬禦稟王友于成甥

舅長倡勣營爛禍穆文潛會王城誘而殲旃且奉

之內主衛以紀綱之僕焜燿晉人之望多矣厥後

輔文定伯戮力同心子帶之亂天王播遷穆公師

河上以逆文公乃辭我而下獨專其勳以跨有溫

樊之田亦既負我穆公迨城濮之役楚師方熾我

穆仍出師從掎角踣楚自是申宣諸侯慶至晉廷

非為秦也舊德其疇報之既文公脩怨于鄭竊名

理疆穆公不逆戒鞭弭秉鉞椒軍汜南鄭懼使燭

之武未言晉欲東封又肆西封是有禍人之心也
穆公不得已有結鄭之盟然是役文公自咎不德
是伏其辜也矧曰大造于西文公覬襄公蔑棄舊
德不遑介知僻邑重惟秖辱卒厄于行會秦事東
鄭未嘗以一矢犯保城襄諸欒枝甘死君是爲矯
曰天奉欣然畏服卽我敗我于殽池是以不孝令
世穆公亦不唯晉憾悔過自誓卽楚之謀初無左
驗襄又弱我兵猶不惧滑夷未喪是晉未頓帥宋
陳鄭三國之師取我二邑圍我邢邑無我新城責

欲滕薛我也孰為逞志者乎襄公纍莬晉人以難故
欲立長君使茂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亦甚穆
德多與徒衛那虞遽食前言先立靈公暮夜行師
敗我于令狐是自作孽也又誣我為蟊賊為闕翦
耳目其可塗乎靈猶不悛逾遇取我少梁襄公不
敢坐而待斃悉賦河曲有以藉口足矣乃不待期
欲薄我于險而剝之宰下軍不果是天斬其謀也
康公不弔晉欲溢尤靈復侵崇以急我成又卽白
狄以侵我衆怒如水火未暇遏徵及景公之立也

寡人無以釋衆覩戒戎行道河縣之貧其郜亦與降
心相從矣景亦惟力是恃敗我于輔氏是又益其
疾也夫晉肆侵凌有如蠶食敝邑豈惟牛後大懼
橋蔓爲民折節耳故令狐之會講於景公成於君
之嗣位非一日之故也今盟血未乾無故稱兵其
誣我之辭則曰二心於狄求盟於楚豈以意欲我
耶審有之宜遣使規誚寡人當從下風其何說之
辭今挾天子介諸侯是以兵威我也况大我先績
非有意督過耶夫仁者不刼人以盟知者不懼人

以福君若惠顧前盟以請侯退寡人豈敢二三其
德不啻王命君若來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羸雖
枯朽忍受兵盟貽耻先人耶詰旦請見固所願焉
惟執事裁之

旱述

歲玄黓執徐入閏自季春至仲夏不雨赤旱千里
令時司理興化郡惻之謂太守曰今旱則雩祭禮
也過文脩省其可後乎太守曰然率寮屬齋沐宿
山川社稷壇朝夕虔禱越七日不雨有告壺公山

其脈通海視潮盈縮石穴水深數十丈有雙蝣占年禱雨見之即應於是太守以下徒步二十里處禱山盡如是者又七日不雨或薦有道人善符水運雷驅雨太守令使者召而問之則對曰能可討期迺立高臺處祀道人暴烈日中指掌運雷如是者又七日不雨太守怒曰邪術不經徒惑衆耳立譴出之時士民洶洶慨然相對以泣太守憂嘆長吁某忽從寐夢衣朱者排户而入謂予曰汝語守夫人旱未除徒咎天旱其誰欺乎古人瞽數不殺

方長不折所以廣生道也今矜殘忍賊及無辜
一罹告訐牢連根附以意而周納之必犯其怒則
敲撲搒詆無完膚其渠憸宿狡乘為牙噬書蠹食
夜禁錁使瘦死不可質詰其名曰酷旱財爲民命
一芥不可橫取令婪心如熾溪壑難填巧立名色
以便侵牟於罪條之出入差役之輕重視賄為差
甚或利其重積緣為奸市辟之割叐者不傷其根
不止至於國課逋負通同隱匿每遇監司按核謾
讕不能得其真數其名曰貪旱有司奉

天子命令所以宣教化也今驕盈踰制靡用百出備肥

甘則羅海錯陸羞商爲尊貴後服御則奪良賈綺

紈價不半給而又新公廨飾器具廣交遊納欵澤

惟求燁人觀聽不知公私已空殫矣其名曰奢早

國依於民民依於信令大道不行習爲狙詐朝美

其民夕褻其行時伺上官意指文飾條目無一善

狀有中其餌口者則掩黑爲白使悃愊無華之吏

治反抑下考其名曰欺早夫食人之食當分人之

憂今習寵偷安牢耗歲時坐堂未幾旋即私居惟

討日以需遷不留情於民瘼以致文移束閣吏胥竊權有經年累稔聽讞而生理盡廢者及奸胥不執剽敚坊閭則曰有司捕在民焉賴之其名曰慢旱夫天居高聽卑陟降厥士茲五旱者動拂人心致其怨詈甚於旱魃之為害也不洗精澄慮反其所為乃測之宜其徵於難必是熒惑退舍不由乎善言而反風滅火可私邪致也不亦戾乎言訖而逝某覺起嘆曰有是哉天且諭告之矣言之太守請理繫囚寬宿賦罷重役延耆舊名德于庭審所

宜者與華之逾宿大雨越信信又雨民忻若更生某於是益知祇禱自脩因述其說置座右云

農述

山隴之陽其埜石瘠衆惡不便闢墾有附地居叟利其曠幽可田操銚鎒去蔓草芟夷蘊祟之如是者不遺力越歲成田鮮湅而耕深背而耨計秋獲甚微或曰利不償力固若是盲乎叟曰不然夫赤土可沃吾力固進於地利矣時灌溉習培壅如是者三稔迺擇嘉種是穮是蓘芟虞恒陽槁之候幾

恒雨又齧之不獲半或曰罪乎子之勸也豈饑在其中者非耶叟曰不然夫饑饉必有豐年吾力固進於天時矣於是濬溝澮平封畛如是者又三稔且慮蟊螣諰諰其謹於苗也懼其稚日一視焉於稼也懼其涸日三視焉於穡也懼其攘日五視焉暨登圃其獲倍或曰子力則微矣第爾然疲役可不哀耶叟曰有是哉夫好逸惡勞人之情也不云好生惡死者乎吾固無以易此矣雷子聞其言壯之曰賢哉叟之志可貞已夫石溜寒惡之埜叟不

以好逸焉奪其好生者不以惡勞焉奪其惡死者卒登膄壤大獲有秋況仁義者人心之田存則榮甚於好生也舍則辱甚於惡死也乃憂心不如田不亦自棄於居叟哉是故質美者膄壤易治者也其下則石溜焦惡之埜耳苟定仁義以立基存養省察日夕靡懈則始於立身終於濟物其利不亦大乎守固壯叟之志有君子自強之道述其事以勵諸子焉

黠鼠對

雷子遊精舍之西偶見童子捕黠鼠以鐵刺木甚慘愀然曰噫毒哉不亦太乎童子曰是穴囷充餮粟幾罄矣然鼠亦唧唧聲若將訴然雷子曰鼠有言乎因命覔鼠音者鞫之鼠俛首伏地對曰公其生我也夫天施地成咱函萬穢穴者嚅棲者噣潛者吸植者嘅皆君子所到心也今造物假我成形與粟食者彙是將以我為此拘拘耳主人不列之獎龍衣食食焉雖欲守介不得坐而待斃也如此種可泯則造物為虐孰若勿生者哉且子晝伏不

動畏主法惕惕伺夕竊之亦太倉一粒耳乃重罪不良毀首碎骨豈天地桎梏我耶夫斮於栂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公名仁人何其不相恤也況公知鼠行矣不知世有甚焉者決性命之情公行桎竊其浮於鼠行多矣而公不譴之信遭哉觸木而斃雷子曰惜也夫鼠患天刑爲世詬厲矧又爲鼠所斥耶

名園對

京師自昔多名園惟合歡園最著居都城外西郊

地關溪通濠泉亭榭森列皆名卉奇石非民間所
常有者要人貴客及仕于朝者時引類遊賞烹鮮
擊肥舉杯酒相勸酬絲竹金革之音與童歌相雜
無虛日予首嘉靖十一年釋褐嘗至其地至今三
十八年同萬錦衣相城池隨訪其地已為空畦惟
蒼松數株僅存居旁有一白髮老叟因詢其顛末
則對曰此園湮廢幾二十年矣初主人操熱柄力
可亢此園貴客慕而遊之以故轂交蹄劘不絕及
主人失勢子復驕侈不自殖轉盼間已為他人所

遽今又三易主矣某聞而嘆曰浮雲易化冬葉晨霜彼兢一生悉力爲他人置此園不亦愚乎老叟曰噫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予髮宜種種矣見名園不下數百處今皆鞠爲蓁蕪然前人失之後人又從而效之不能祛却塵纏非舉世皆愚而無一人省悟者乎豈惟是哉盡達官皆名園也浩劫以來席寵矜華非筆牘所能盡方其居高握重力能禍福人舉一世而奔走之使趨其熱者有如趨市望塵掃門恐趾受侮頻造必有不在媿畏如鼠或躭

逸謝客閽人守閑則必多方賄蒼頭以求一面輒自慶幸固不徒名園麗景為人所慕而已一旦上干國法失其所據而齗舌鉗口巧為覥媚者叢為仇敵并第宅已屬之他人獨非名園類耶惟孤介挺立之士如此松然不與春華爭妍一時及歷艱難險阻勵堅貞樹不朽事業猶嚴冬大雪中百卉皆萎獨挺秀於其中者乎公既知所以戒名園亦知所以勵松操矣予聞而惕然流汗浹背退歸寓邸書其對語志自省焉

南征紀

古稱幽冀地處雄要形勝甲於天下予欲長遊遠騁發露天光而羈絆職守無緣跡至及忤輔臣出謫天雄得以覽燕趙故疆盡衛魏之界豈非造償造物所以與我者耶初辭

闕度盧溝河遥望西山諸勝争奇擁翠固天實作之使雲從星拱永奠

皇都也而謀國者獨不思所以建萬世之長策奚爲過良鄉抵涿郡爲齊晉孔道思夫秦人金涎督亢沃

美壯士感燕丹知遇以不貲之軀犯虎口無難色彼受國厚恩而忍於欺負者何哉過西南有岐溝關宋人據此備金過定興有百樓城唐太宗營此伐遼過安肅有遂城後魏置此扼鴈門今皆夷圮不可稽識爲之悵然者久之南入樊輿是爲保定府治其閫帥擁隼旟非不翩翩偉人觀示有志慕張亢請擐甲爲諸軍先乎有刺問任布乞飭邊備知異日澶淵之役乎又訪古所謂廣養積糧二城故老已不能對矧望其舉垌牧儲餱糗如昔人矣

乎過慶都入中山慕容垂故都在焉當其積戈耀武構龍驤苑關茸露殿何其雄也而蹄蹯之跡尋已消滅澌盡惟令公恢復唐祚勳名與嘉山並峙得失之林不可以鏡覽乎哉過新市曰東垣是爲眞定府治建牙開府有臺臣蒞之思唐天寶時胡羯梟鳴有橫吞天下之志獨杲卿守常山提孤兵抗強虜之死不變非古烈丈夫疇能哉吾見悲風擊地林木怒號意者噉肉之精魂猶存也爲作忠貞辭以招之彼柄臣啓釁而禍不旋踵好還之天

道豈泯泯不可憑歟過欒城思武子之烈尚有有
耀武之臺尚卧龍而舒嘯者乎過趙州渡宋通橋
尚有題柱老人目清水而咏嘆乎過百鄉思光武
經營之業尚有此道至人發射出給軍不絕者乎
過中丘抵順德是爲襄國嘆晉武無遠猷而自養
疽根使當時納徙戎之論備患於微則劉淵之毒
芽不萌蓋有石勒輩吹然稱孫於此地而虎噬中
原者乎過洺河循邯鄲訪叢臺弔武靈之自詫不
終其弦管之地豈料其爲山禽所弄乎及抵成安

又吊陳餘之拙謀卒爲淮陰戮死不知其骨尚枕荒草而凄凄者乎遵洹水以南是爲大名郡治古稱天雄軍鼂如巨防扼爲要津屹屹山河之固信非溢美思田氏世據爲藩甲士枕戈戰馬嘶風唐起各鎭效之彌年頻兵不能發一矢豈徙地勢然哉其所以驅之死拒仇視王師由來之漸非一日矣今

國家厚畜甲冑士使兵意得人教之有素皆知努為則秉鋤之民皆鐵騎也及考前人之績取其愛在

於民者以自勉如狄梁公寇萊公文潞公韓魏公歐陽文忠公或以使相出判不以升沉介蔕而魏人至今俎豆之是萬世不朽事業不與俗眼競春華於一時也故訪晚香亭則思所以全節訪衆樂堂則思所以溥惠訪晝舫齋則思所以省私燕高山可仰精爽與俱而呼吸至和超出於塵垢之外豈不洋洋然浩浩然挾日月而薄風雲者乎嘗竊昔人於遷謫之際類多怨誹而不平之氣恒與物會是所挾起於濡戀有所矜而然也今自都下至

天涯跋涉幾千里雖風俗形勢異制而山川遺蹟廣吾胷中之氣已多矣矧往哲流光孝廉足以動深省豈非堅志熟行之基耶因記所遊之略以見造物所以助我者不虛也

鐔墟堂摘稿卷之十終